

南懷瑾文化

答問
青壯年參禪者

南懷瑾／講述



第一堂

內容提要

居士與菩薩

楊仁山居士

熊十力的學院

說王陽明

王學影響日本

王學的問題

《禪海蠡測》的話題

禪堂與香板

現在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形式，不是打七，也不是參禪。這次的事情，都是我們的老朋友古道師鬧出來的。古道這位師父專門鬧事情，都是找我麻煩的。他提倡少林寺要恢復禪堂，因此請大家來，讓我們互相討論一下。

首先要了解，我不懂禪，也不懂佛，什麼都不懂，亂七八糟只會吹牛的一個人。他們上當了，聽我亂吹。也許我的年紀比你們大一點，人活老了就變精怪了。我自己經常引用孔子講的話，老而不死謂之賊；人老了，老賊一個。

這次請大家來，是準備做個討論的。諸位不要搞錯了，不是聽我講課哦！我沒有資格講課，也沒有資格做老師，不是善知識啊，但也不是惡知識。這一點千萬要了解！尤其我們這次很特別，不是你們向我請教，是我向你們請教，這些都要首先了解的，我先交代清楚了。

中國的習慣，出家人不喜歡向在家人請教佛法，這是中國佛教很有趣的一個矛盾。我講矛盾是客氣話，應該說這種習慣是非常錯誤的。你們看中國禪宗，影響佛教比較大的著作，許多都是居士的作品，譬如禪宗最流行的《指月錄》，是瞿汝稷居士的作品。換一句話說，出家人沒有時間，光管修

行就夠忙的了，佛教的弘揚卻靠居士。

所以當年有一個人這樣講，我是最贊成的，就是歐陽竟無先生（一八七一—一九四三），諸位聽到過嗎？我再給你們介紹，他是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先生（一八三七—一九一一）的弟子。楊仁山居士的父親，跟曾國藩是同學，這個一講一百多年了。那個時候洋文化來了，滿清要垮了，楊仁山居士的父親就推薦自己的兒子去找曾國藩。正好，慈禧太后派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到英國去做大使，開始中國的第一個國際外交。曾國藩看到楊仁山說，你跟我兒子一起到國外去吧。那個時候出國，不得了，不是留學哦，是做外交官，就這樣一起到了英國。

他到了英國以後，才接觸到佛學，在國內反而是不學佛的，而且反對佛教。後來一路跟隨曾紀澤轉到了日本，日本那個時候，正流行中國的學問。這裏告訴出家同學們，一定要注意，日本的明治維新，是靠中國什麼學問呢？王陽明的學問。王陽明是明朝儒家裏頭的禪宗，是最了不起的，中國文化叫「王學」。日本當時也推翻了舊的文化，接受新的文化，他們之所以有

今天，用的是「王學」起家的。

現在講到王陽明，中間岔過來是要大家注意。王陽明年輕時也學佛；究竟是參禪，還是修天臺宗什麼的，不知道，總歸他學佛，也學道家的。他靜坐得比我們一般出家的好多了，坐得有了眼通；他的朋友要來看他，半個月以前他就知道了。時候一到，他就去幾里外等這個朋友。

「哎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「我來接你啊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會來？」

「我早就知道你今天會來。」

他常玩這個本事，道家、禪都玩得很好。最後忽然不玩了，他說，玩這些本事，只是自己「玩弄精神」而已。他是走禪宗明心見性的路線開始，最後他用儒家的話，講心性之學。

這個事情你們要特別注意，直到現在王學還影響中國，影響東方也非常大。所以到了明朝末年，很多和尚是跟著王陽明學禪的，就是所謂直指人

心，見性成佛。王陽明學問的重點是「即知即行，知行合一」，意思是說，我們能知之性，有個思想，有個知道，見聞覺知就是心。知道那個對的就該去做，不需要有分別去考慮，即知即行。日本人採用了他知行合一這個原則，融合了西方、東方文化，才有了明治維新，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。

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只做簡單的介紹，王學還有個道理的，你們這幾位大師們，要特別注意啊！你聽了這個王學，將來接引知識份子、學者，你們就有本事啦！不然你講到禪宗，一提王學，什麼都不知道，那不行啊！尤其你們年輕學白話教育出來的，這些都不知道，那是不可以的。

你們學禪，要參考王陽明的四句教，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，第三句話：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」，這個良知良能，是《孟子》裏頭提出來的。譬如我們的知性，大家今天坐在這裏盤腿，自己知道在盤腿，現在聽到了記錄，是自己的知性。第四句話：「為善去惡是格物」，作人是為善去惡，是戒律。這四句教是王陽明學說的主旨，你看他學過禪沒有？當然學過禪，對禪很清楚啊。

我現在又岔過來，跳了三、四岔了。可是後來我在教這個課的時候，反對王陽明，批評他了；我說他沒有大徹大悟，沒有見道。他參禪破了第六意識，分別心不起了，第七識影子都沒摸到，第八識更談不上。換句話說，參禪他破了初關了，什麼是重關也不懂，更談不上破末後牢關。

我當年公開批評他時，那是很嚴重很危險的，等於在共產黨裏頭反對毛澤東！因為當時蔣介石委員長，他提倡的是王學，他是校長，我是教官，我上課公開講王陽明不對，講他沒有徹底悟道，但我講出了理由：

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是根據六祖慧能來的，你們都知道那句話吧？慧能大師不是拿著衣鉢，回到廣東嶺南嗎？我請問你們知不知道，你知道就點頭，免得我費事嘛！不知道我就補充一下，不要客氣，我們是討論，隨便談話，都知道就不要解釋是吧？當時六祖接引那個什麼人？（答：惠明禪師）對了！這樣講話就痛快了，不要那麼嚴肅。

惠明看到六祖，六祖說：「你為了衣鉢，你拿啊！」他拿不動，這一下他就傻了。「師父啊，我不是為衣鉢而來，是為法而來。」哦！既然為法

而來，他就說法接引他。你們都看過《六祖壇經》嗎？（答：看過）下面怎麼記載的？這考問你們了。古道師已經告訴過你們，我講課隨時出問答題的啊！不是光講光聽的。

他說：「上座啊！」客氣話，就是說法師啊！等於你們跟我對話，尤其學禪宗，讀語錄，完全變成對話就對了，像演電影一樣，當場表演的，不是講空話。你們一個人站出來，我就冒充六祖，你們冒充惠明。六祖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，現在你什麼都不要想，好的不想，壞的不想，一切都不。六祖教他這樣做，當然惠明照這樣做了一下，他真的辦到了。「正與麼時」，就是這個時候，用福建廣東話就是「咁樣」的時候，正是什麼都不想，一切都放下了，這個時候，「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哪一個是你的本來面目？因此惠明禪師開悟了。這個「哪個」就是疑情，是問號；可是一般後世學禪的看了《壇經》，都看成是肯定的句子。以為六祖說，你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這個時候，「那個」就是你本來面目。那是錯了！以為修到最後沒有分別心，沒有妄想，不思善不思惡，達到這樣就悟道了，完全錯

了。六祖原文沒有這樣講，是不是？你們都看過嘛！

王陽明第一句話，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，我說他錯了，他沒有徹底的開悟，只見到一點清淨，你們打坐的時候都碰到過的；就是坐得好的時候，沒有妄想，也沒有想什麼，可是都明白，清清楚楚的，好像這個是對了，不過你們不敢承認而已，對不對？好像那個稀飯煮得很稀，一端來「噓噓」一吹，米漿吹開了，看到裏頭有幾顆米，這比方叫作「吹湯見米」，你聽懂嗎？好像把分別心打開了，咦咦！咦咦！很清淨，就是這個。

這是第六意識分別妄想不起了，可是那個清淨也只是心的一面啊！大家看《六祖壇經》學禪的，同王陽明一樣，認清淨心就是本體心，都走了這個錯路，所以我說王陽明錯了。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，認為心性的本體，就是無善無惡，這個是什麼佛啊？只能叫糊塗佛！我常說笑話，呼圖克圖，糊里糊塗。政府封西藏喇嘛活佛叫呼圖克圖，叫錯了就是糊里糊塗。

你們注意！這叫作參禪，不是思想噢！你們學禪要曉得參，參就是追問，叫起疑情。再看第二句，他說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，我們心性是无善無

惡的，這個念頭一動就有善有惡，對不對啊？對，他講的也對。那我就要問了，請問：那個本體既然無善無惡，這個一動念有善有惡，這個有，這個作用，是不是從體上來的啊？（答：是啊）那可見體上有善有惡了，「用」離不開「體」的，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，用一動就有善惡。好，你說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，本來空的，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，那體豈不是兩個了嗎？一個是不動的，一個動的，對不對？（答：是）

第三句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」，這是第三個了，這個像是包子裏有三個餡了，有青菜蘿蔔，還有牛肉呢！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，這一動就是體上來的，可見體本來有善有惡，一動它就能分別啊。你另外加上這個良知，還有個知道，當我意動的時候，我們想一個事情善惡的時候，我們心裏知道不知道？（答：知道）這一知，是不是本體來的？是啊！所以說，把它分成三個了。

「為善去惡是格物」，第四句話不管，是行為上的，都對。修行，是修正自己心理行為，每天都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為善去惡，行為上都是對

的。儒家也好，佛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伊斯蘭教也好，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不作惡，向善方面走。

可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，這一套在日本，卻起了這樣大的作用，成就了日本明治維新，影響全世界文化思想，所以日本當年王學同佛學一樣，都非常流行。我講的話有邏輯，你們注意，現在不是講王陽明，是介紹楊仁山先生到日本去，正碰到日本那個時代，一般留學生在那裏都接觸到佛學了，接觸到心性之學，包括所有的國民黨、共產黨，這個你們就不懂了。

所以研究這一百年的歷史，我今年九十了，再倒回去，一百二十年前，在虛雲老和尚的那個階段，那時的知識份子，不管好的壞的，不管共產黨國民黨，都共同有一個心思，就是救世救人，救國家救民族。最初的動機都是這個，所以才鬧革命。至於革命成功以後，政治做法錯誤不錯誤，行為上的好壞，我們不談，這個不是跟你們討論的了。

所以，楊仁山先生那個時候到日本，一下就學佛了。回來官也不做了，開始提倡佛學，專門講佛學，又在南京毘盧寺辦「金陵刻經處」，我都去過